

# 试论情报学的定义与学科性质

许志强

(西昌学院 图书馆,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文章首先论述了情报学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情报学的学科性质。

**【关键词】** 情报学; 定义; 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3-0132-03

## Define and Subject Character of Information Science

XU Zhi-qia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615022, Sichuan)

**Abstract:** At first article discuss defin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on this basis , the article discuss subject character of information scien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define; subject character

“情报学”(Informatique)术语据说是由法国学者阿曼德·路易斯创立的,并把它定义为:“计算机情报处理”,其含义是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手段和学科课程的总和,还包括在人类活动各个不同部门使用计算技术的广阔领域,它与英语“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一词一致。1966年前苏联米哈依洛夫等人在“Informatik”的标题下谈到了科学情报的理论问题。正如米哈依洛夫在《苏联1968—77年的情报学研究》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情报学”(ИНФОРМАТИКА)术语是我们1966年为给以前称作科学情报理论的学科命名而引进的。建议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情报传递问题研究所所长A·A哈尔克维奇院士早在1962年就提出的。1963年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捷姆尼柯夫Ф.Е教授建议用这个术语来给《把情报的收集、传递、存取、加工和使用等众多问题联成一体的综合学科》命名。以后在道尔弗曼,А.Т教授对《科学情报基础》专著(莫斯科,1965年)的书评中又再次提出。1967年9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3届国际文献联合会(FID)会议上,米哈依洛夫教授建议把“情报学”这个术语作为科学情报理论的名字。这样1968年情报学术语明确地写进国际术语中,其类号为04/05。直到现在,这门科学的名称仍不统一。

在美国和英国,一般称“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根据卡思,R·R研究,“情报科学”术语最初使用于1959年,其定义是1961年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召开的会议上给定的)。在苏联、东欧各国(前德国)法国和日本称为“情报学”法文为“*Informatique*”俄文为“*ИНФОРМАТИКА*”,日文为“情报工学”。最好的佐证就是国际文献联合会(FID)三位主席的称呼。前联帮德国的主席阿伦兹,赫称这门学科为“*Dokumentations—Wissenschaft*”美国的付主席哈尔特,尔广义地称为“*Information Science*”,强调情报科学技术的作用。前苏联的另一付主席米哈依洛夫,A·H则狭义地称为“*ИНФОРМАТИКА*”(Infomatics),意指科学情报学。由德国文献专家韦尔西希,格尔诺特和内韦林,乌利希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行的《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对“情报学”词条(条目)的准确解释是:中文(C)情报学,英文(E):*Informatics* 法文(F):*Informatique* 德文(D):*Informations- und Dokumentations Wissenschaft*、东德 *Informatik*、俄文(R):*ИНФОРМАТИКА*、日文(J):情报工学、西班牙文(S):*Informatilca*。关于情报学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还众说纷纭。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科学情报的结

收稿日期:2004-06-06

作者简介:许志强(1962—),男,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信息(情报)管理研究。

构和基本性质并研究科学交流所有过程一般规律性的一门科学。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情报学是研究学术情报的结构和一般性及其产生、加工、传递和在人类活动的不同范围中应用原理的一门学科。”经互会在1970年9月提交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情报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研究科技情报的结构和一般特征以及制约整个科学交流过程的一般规律”。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在1967年向专业图书馆协会年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情报学不能与文献学、情报检索、图书馆学及其它学科等同起来，情报学不是改头换面的情报检索或图书馆学，不象物理学是超负荷的工程学那样。“情报学是研究人类通讯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科学。”美国著名情报学家贝克尔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通讯联系的一门学科。”美国情报学者海斯认为：“情报学是研究特定的情报系统中情报传递、选择、处理、分析过程的科学。”美国情报学家史密斯认为“情报学研究人们之间的通讯，它研究情报如何传递，它包括对情报的收集、组织、解释、存贮、检索、传播、交换”。曾任美国文献学会会长的杰劳尔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学的特性和活动，管理情报传递过程的手段以及为保证情报的最有效利用所必需的情报处理技术”。日本和法国学者认为：“情报学是计算机科学，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学科，是研究一切有关计算机设计、生产和使用等内容的学科。”日本著名情报学家北川敏男认为：“情报学的主要对象是计算机对情报的处理过程”。日本情报学者福寿幸南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科学，它的目的在于阐明信息发生、传递、存贮、控制”。法国情报学家布兰热认为“按照情报学一词本身的意思，它表示对信息的各种逻辑处理和自动处理方法的总和。法国情报专家迪马涅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有关计算机设计、生产和使用的一切内容”。而美国情报学元老谢拉却认为：“情报学已自己证明是一门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它领域特别是数学与电工中抽出技术的集合体，但它不是一项业务，而是一项调研Limquiry领域”。1961年美国佐治亚工业大学召开的会议将情报学定义为“它是对情报的特点和行动，控制情报流的各种力量，为最大程度地存取和利用情报而采取的处理手段进行考察的科学”。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世界2——精神世界与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情报学是对情报的功能、结构、

传递的研究和情报系统管理的研究。”我国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GB4894—85)把情报学定义为“研究情报获取、传递与使用的理论、规律与方法以及情报系统管理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米哈依洛夫教授认为“情报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才具有的现象和规律”。叶尔绍夫院士认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情报传递与处理过程的基础自然科学。”多罗得尼尼采院士认为“数学是其它学科的奴仆，而情报学也是奴仆，情报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帮助其它学科，它不研究或创造任何具体事物对象或自然过程而是向其它学科领域提供研究方法，情报学象数学一样，是一种方法论”。德国克劳斯指出：“情报学的四大来源：科学学(科学的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原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认为：“情报科学技术是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总而言之，情报学不是以具体事物现象和过程为研究对象，它并不涉及各个学科的具体专业内容，而是研究各门学科普遍存在的情报现象，研究情报的生产、传递和利用。它向其它学科提供如何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检索、传播专业情报的方法。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预言“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在二十世纪会更加强大”由于情报学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汇流的产物，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涉及众多学科。正如美国学者赫内在《情报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情报学是图书馆、计算机和穿孔卡片学，科学文献学、文摘与索引、通讯科学、行为科学、缩微和复制出版物、录象和光学以及各种不同领域和学科会聚的产物。”美国学者凯斯在《八十年代的情报学》中指出“情报学是在本世纪40年代后期充满希望的战后时期闻世的，它是好几个研究领域会聚的产物”。为此，1979年至1980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教师与攻读该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研究小组一起，就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文献结构进行研究，她们利用纳林等人根据引文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绘制出在各学科范围内以及两个学科范围之间期刊引用关系的两段流程图和相互引用矩阵。得到的结论之一就是：情报学方面的期刊论文所参考的文献中，图书馆情报学方面的文献占全部参考文献量的48%，其次是计算机科学方面的文献占18%，再次为化学、医学、一般科学、数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这表明情报学具有跨学科性质。

我们认为“情报学”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

叉、融合而成的产物,是多学科杂交的“杂种”,它不是以特定物质形态和运动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抛开各种事物、现象、过程的具体特征,用抽象的方法研究它们所共有的某一方面规定性及其规律。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专员的美国情报学家博克,哈罗德认为“情报学所关心的是情报的来源、搜集、组织、贮存、检索、解释、传递、转换和利用”。博克指出“因为它来自例如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运筹学、造型艺术、图书馆管理和其他类似学科,并与这些学科相联系”。因此他认为“情报学是横断科学”。

综观短暂的情报学历史,我们不妨把它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50年—60年)面向实用研究,第二阶段(70年代)面向新技术应用,第三阶段(80年代)面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俗话说“三十而立”,而情报学却是一个不满学龄的幼儿,尚需进一步发育和成长。对此,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通过情报学历史的回顾,我们清醒地看到:情报学的准科学时期的特征时“概念极不确定,智力常数R低下,知识熵S极大,序参量较小,智力常数相对于知识熵的变化率 $\frac{\partial R}{\partial S}$ 极小。这一时期的情报学发散思维有

余,收敛思维不足,理性思维薄弱,理论研究倍受冷落,这样就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致使这种先天不足的科学传统惯性一直延续至今。鉴于此,王崇德教授把情报学历史概括为:“苍促的起步,匆忙的开端。长期以来“情报”被人们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提及“情报”就是军事情报,人们往往又把情报和间谍、特务联系在一起,以为常人不可企及。而情报学系无意识(下意识、潜意识)的产物,由于这种“无意”忽隐忽现、若明若暗、由潜到显,大有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之感。因此,我们回顾情报学历史,正是为了揭开情报学神秘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通过对情报学学科发展道路的反思、反省、自我意识,大胆承认情报学是“丑小鸭”,明确宣布“家丑”可以外扬,扬长避短,促使情报学尽快成为“白天鹅”。

我们深信:貌似柔弱的情报学胚芽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在一定条件下便可成长为一棵刺破苍天的大树,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在这一面”。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世界科技情报体系可行性研究中央委员会第5次会议录
- [2]列宁,列宁全集.Vol2o P189
- [3]博克、哈罗德.什么是情报学.美国文献工作,第10期1968年1月号3—4页
- [4]谢拉.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 [5]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1931年6月